



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

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

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



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

北京 · 1983.5.

目 录

关连长·····	朱 定	1
我们夫妇之间·····	肖也牧	12
改 造·····	秦兆阳	32
金 锁·····	淑 池	57
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·····	方 纪	108
洼地上的“战役”·····	路 翎	121
灰色的帆篷·····	李 准	168
爱 情·····	李威仑	176
田野落霞·····	刘绍棠	201
不 幸·····	高晓声	228
打 狗·····	海 默	237
来访者·····	方 纪	242
破 案·····	李古北	278
奇 迹·····	李古北	284
下放的一夜·····	周立波	290
望星空·····	郭小川	295
英雄的乐章·····	刘 真	305
乡下奇人·····	欧阳山	326
实干家潘永福·····	赵树理	339
在软席卧车里·····	欧阳山	365
陶渊明写挽歌·····	陈翔鹤	378
白发生黑丝·····	冯 至	393

杜子美还家.....	黄秋耘	405
赖大嫂.....	西戎	413
广陵散.....	陈翔鹤	428
卖烟叶.....	赵树理	453
出山.....	方之	501

关 连 长

朱 定

“第三连关连长是个优秀的战士，”团政委对我说：“也是个优秀的党员！就是文化程度低一点，这一次你去当文书，要好好的学学他的榜样，跟他学习，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；同时在文化方面要帮他克服困难；这样子对两方面才都有好处。”我答应了就走了。

第二天我就来到连部，那时候三连刚解放杭州回来，暂时驻在公路旁的一个庙里待命。在大殿上我找到一个通讯员，他把我带到最后一间房里。这房间，大概是用来堆破东西的，到处歪歪斜斜的放着一些破破烂烂的桌子凳子经台等，在角里倚着一个半面的书驮，手里的鞭子也只剩了半节。就在这些破东西中间，硬挤出来一丈多地方，地上铺了点稻草当床，把一只三只腿的破桌子用木条支起来放在前面，就当办公桌；桌上放着一只电话机，铺着一张地图。这大概就是连的办公室了。

“你先在这儿坐一会。”通讯员说着把一个布满灰尘的破凳子踢到我屁股底下来。“连长在看病号，我去叫他，等一会就来。”说了他就走了。

我就放下行李，坐在那不稳的凳子上，焦急的等着。在我未来之前，除开团政委的指示外，关于关连长，我实在听得太多了：在团里他是一个模范的连长，英勇的事迹传遍全团，最

困难的任务常常落在第三连的肩上。过江时三连就担任突击任务，摧毁了敌人三道堡垒，把敌人一直赶出去，使团得以从容的顺利渡江。因此我对这连和领导三连的连长，充满了钦佩。同时能派到这儿来，也觉得非常光荣。等了差不多有一小时，方才听见院子里有人声，接着通讯员就和一个大约三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很瘦的人进来。我第一眼注意的是，他两条浓眉毛和眼边的一长条伤疤。我知道这就是关连长，就赶紧站起来，一时很窘，讲不出话来，他却已经抢步过来，双手紧紧的握住我的手，讲一口陕西音很重的官话说：

“朱同志，你来了！”

“王同志，”他又回头向通讯员说：“快去搞点稻草来！”说着他就蹲下去解我的行李卷。

“不、不、我自己来。”我不好意思的挡住他。

“暖暖不要客气，都是革命同志吗！”他和气地笑着，颊上的肌肉把那条伤疤直挤到耳后去。我们两个人合作解开了那个行李卷。里面我带了几本书，象《知识分子的改造》、《联共党史》等。他把那本厚厚的《联共党史》翻了一翻，羡慕的向我笑笑：

“以后得多多帮我认字呀！”

“那里！”我惶恐地说，望着他那诚实的微笑。通讯员这时已扛进两大捆稻草来，他们两个就帮着我铺在地上，把床铺弄妥了，关连长拍拍那垫得厚厚的床说：

“就睡在我的旁边，朱同志，咱们今天晚上好好的谈一谈。”

那晚上我们真的谈开了，他讲给我听怎样从一个穷得连裤子也穿不起的雇农，得了共产党的帮助翻了身，成了一个自给

自足的农民；怎样当上了村的干部，又带头参军到东北，从东北一直打到江南来；一九四六年入了党。……

“我入党入的迟了！”他叹息着说：“起先清算地主的时候我倒很积极，分了地以后，有了家业啦，又娶了婆姨，就把人给坑住了。一天到晚就忙自己的事，公家的事也不干啦，光只图自己享福，那时候脑瓜儿里搁着木块！”他叹了一口气，

“以为革命这就算完事啦，后来又受了教育，思想方才慢慢的搞通，知道革命不光给自己革命，还有好多别的穷人受苦挨饿，遭人欺压。因此从头再来，积极的搞工作，当干部，又带头参了军打仗立了功，方才入的党。吃亏就吃在文化程度不高，道理都是人家给讲的，自己如果能捧本书本子来念，”他羡慕的望了望垫在我头底下的书，“脑筋也就不会这样糊涂，以后得好好的帮我多认字呵！”他再重复一遍。

我答应了他，也把自己的学生生活讲了很多，他愈听愈有劲，我们两个一直谈到深夜方入睡，一夜天就把两颗心拉近了。

连指导员姓马，年纪很轻，和我一见面就也像亲兄弟一样，长长短短的谈个不歇。那时候第三连休息下来就搞“识字运动”，我和他计划把许多有用的字写在方块纸上，就贴在这些东西上面。譬如枪上我们就贴个枪字；碗上我们就在底下贴个碗字；父字的方块上就画个老头子；在连字上面我们想不出办法，后来就把关连长给画上去，画得又不像，我就提议在他的右眼旁画一条黑线来代表他的伤疤。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，弟兄们记得最牢的是这一个“连”字，并且拿着这方块儿字给连长看，他自己也大笑起来，伸出大拇指夸赞我们的聪明。给关连长，我替他设计了一个“认字串”：把几个方块字用纸条

给连起来，叠起来就成了一个总方块，拉开来就成为一个句子。第一句是：“我是关连长。”他本来有点基础，所以一天就把它念熟了。后来我就写比较长些的句子给他，他用心的念着。他用心和进步的程度是可惊的。起先一天只念一串，后来一天就能记两三串了。直到后来他军装的四个袋里充满了这些串串，每天拉出来放进去，纸条断了他就小心的修补起来，真的念熟了他就小心的摺起来，放在枕头底下，这样子他每天总能至少识五个字，乐的他嘴也合不拢来。一天到晚的就问我要串串，弟兄们也争着问我和马指导员要方块字。

就这样，我慢慢的和第三连打成了一片。我真喜欢这样的革命家庭，在这里没有什么个人的存在，一连就好像合成一条生命。吃喝睡觉，游戏学习操练都在一起。有着一个共同的父亲：关连长。一个共同的母亲：马指导员。大家对于关连长，晚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爱戴和亲热，待命的时间里，他也一天到的跑来跑去，布置警戒的岗位，检查弟兄的枪械，擦得雪亮的枪筒子他仍细心的眯起一只眼睛来看个仔细。

“这是当兵的命啦！”他时常说，“打仗的时候有时顾不到这些，现在可要加一把劲。”

马指导员最关心弟兄们的健康。后来他虽然搬到后面来和我们睡在一起，但总时常听见他半夜息息索索地爬起来跑到大殿上去看看弟兄，把毯子给他们盖上。晚上天气比较凉，弟兄们伤风咳嗽的很多，因此马指导员就特别照顾这一方面。

晚上我们三个同睡在一间房间里，大家天南地北无所不谈，中心往往环绕着思想转变方面，但也谈到恋爱，谈到家庭。一谈到家庭，老关就把他的伤疤一直笑到耳朵后面去，谨慎而小心的从贴肉袋里摸出一个纸包，一层一层的剥开，最

后拿出一张照片。上面是他的老婆，两手拉着两个孩子，脸都胖的像西瓜一样，后面歪歪斜斜的写着“爸爸收”三个字。

“我的婆姨跟两个娃儿，”老关说，一面斜着头看着这照片，一面孔爸爸的神气说：“前年寄来的。”

我们看了他这种得意的样子，觉得自己心里也就充满了快乐。

“在后方我看见过一张苏联影片，”马指导员说：“大游行的时候母亲都抱着小孩过检阅台，喝！都是胖的像个球似的。”

“有一天我们的小孩也要这样子的，”我说：“把反动派打垮了，大家好好的干，大家都能吃饱穿暖。”

“对了，”老关接下去说，“从前我就是搞不通这一点，后来受了党的教育才明白过来，不光是自己的娃儿，人家的娃儿一样要翻身过好日子，从前都叫反动派压迫得连饭也吃不饱，瘦的都像一根根高粱杆子似的……”他叹了一口气，把照片上的儿子看了又看，“以后不会这样呢！以后我们的娃儿有的是好日子。”我们三人就静静地躺在那里，觉得彼此之间充满了希望幸福。

第二天就奉令向上海开拔。沿路很平静，因为大部队在我们前面。反动派的抵抗非常薄弱，因此行军行得很快。但在路上老关却发了一次脾气，原因是搜索队踩了老百姓的菜畦子。我们行军因为避免反动派的飞机，所以都离开了公路在田野里走，江南的田道都是很窄的，有的地方还围满了菜畦子，虽然老关再三吩咐大家小心，但有的搜索兵还在菜畦子里乱走，因为搜索俘虏，搜索兵的数目又派得很多，因此沿路都可以看见

被踩过的菜畦和踏扁的青菜。老关就越看越有气，晚上就召集了弟兄们开了一个会，严厉地批评了一顿：

“你们闭着眼乱闯，人家的菜畦子是一锄一锄开出来的，费了好多劲才长了这么几畦，你们可把他们一下子就踩垮了！你自己种的菜是不是这样踩呢？没有办法也得从缝里过去啊！就闭着眼乱闯？！这样不爱惜人民的劳动，还能算是人民的军队？！”他讲话的声音很高，脸涨得通红，伤疤发紫，被批评的弟兄们都惭愧的抬不起头来。

“大家回去好好的想一想，”马指导员的声音比较和缓，“自己检讨一下，这事情是很不好的，以后我们要向连长保证决不做对不起人民的事”。他说着把手臂举了起来，下面全体弟兄的手也跟着举了起来。“现在解散了，回去好好休息。”

晚上就有四个弟兄跑来向老关坦白认错。老关这时又笑的合不拢嘴，把自己的一包烟都分光了。

第三天我们到了上海近郊。这时大部队在前头已接近虹桥机场，叫我们第三连暂时担任后方警戒的任务。老关这时就大不高兴，一天到晚很少讲话。但还是到处检查枪械，随时准备战斗。那晚上是安静过去的，但听了一夜的炮声和枪声，晚上我老是听见老关翻来复去地睡不着，我是了解他这份焦急的心情的。

第二天天没亮就接着命令：向右翼移动去接替二连下来，开始向敌人攻击。老关这时更加沉静了，分配了各排的具体任务，他自己带领了第一排先走，我随后和二排一起上去。这时离敌人的阵地已经很近，天空中满是炮弹呼呼的声音。到达二连已筑好了的工事时，天刚亮，就发现在阵地前面有着一所大的红洋房。周围是很长的一垛墙，墙上开了几个洞，临时当作

枪眼。

“那就是敌人的据点，”连副对我说，“咱们再往前！”我们一直爬到第一道壕沟里，老关正在那里沉静地观察那所洋房。这洋房很坚固，用一块一块的大红砖砌起来。墙上枪眼下面又堆满了沙袋，我们正对着这屋子的后面。前面围墙一直延展出去，大概墙内是一个很大的花园。敌人的枪弹不时向我们这边打过来。枪洞后隐约的露出了像毒蛇头似的机枪枪口。

“用迫击炮先把这些机枪阵地打垮！”指导员提高喉咙来压服不断的枪声；老关却把他的脸绷得像石板一样：“不要打！”他脸上的紫疤像要裂开似的，默默地把望远镜递给了马指导员。老马看着看着就破口大骂起来，骂着又把望远镜递给了我，我校正了距离一看，就看呆了。这洋房是两层，后墙上望过去，刚看见后面一间的玻璃窗，后窗中望过去，一房间挤满了很多孩子，有几个小的正把脸贴在玻璃窗上，把鼻子压扁了，天真的向我们这边看着，我着火就从心底冒上来。

“入他娘啊！”我说，“狼心狗肺的臭东西！”大家的喉咙都被愤怒锁住了。这时，三排排长从交通壕里爬进来：

“连长！连长！”他叫道，“这是一所学校哪。”

“嗯，”老关的回答就像冰一样，“前面能不能冲进去？”

“我们炸倒了一段墙，”三排排长说，“敌人的机枪就在楼底下，正对那个缺口。中间又有一段刘平的草地，啥子东西也没有，进了墙也不济事。反正爬不过去，怎么办呢？打电话叫后方吊炮弹罢，炸他妈的稀烂！”

我愤愤地把望远镜递给老关，他看清楚了往后一坐，把个脸气的像白纸一样。

“张大有！”马指导员把迫击炮手叫过来，“张大有，能不能把炮弹吊进墙去，不落在屋面上？”

“不成啦指导员。”这出名的百发百中的迫击炮手摇着头回答，“我早看过了，就这么屁股大的一块地方，吊近一点就落在墙外不济事；吊远一点就把楼房炸坏了。再说，就把墙炸垮了也没鸟用，这批王八都躲在屋子里。”这时电话铃响起来，传过来一阵急促的声音。

“连长，”接电话的通讯员说，“团部里问是不是要炮队来支援？”通讯员一面把指挥炮火的红旗从胸前的通讯袋里拔出来。大家都不响，光听见空气中嗖嗖的流弹声音。

“不用，”老关坚决的回答，“就说我们马上发起冲锋！”
通讯员报告了把电话搁上了。

“回去！”老关向三排排长说，“集中火力射击那个缺口。把敌人的火力引过来，我从后面搞他的屁股！”

三排排长走了。

“我去，”二排排长自报奋勇说，“我先上去！”

“你领一班从右面过去！疏散开点。我带两个班从左面过去。老马，”他回过头来又向指导员说，“我们爬了一程你带三排再上，程得庆！”

“有！”那重机枪手从瞄准器上抬起头来。

“我们前进的时候，你开枪戳瞎他的两个眼！”

“是。”程得庆说。最后老关回头问我：

“老朱，你待在后面！别上来！”我不响，觉得很失望。

“准备！”老关向程得庆说，“爬到一半就开火！”说着一翻身就出了工事，二排的弟兄纷纷跟上，这时围墙前面的枪声已在激烈的响起来。老关爬了一程又回过头来，喊道：

“程得庆！小心不要把枪瞄得太高打到楼上去。”程得庆向他扬扬手，老关就带着二班弟兄散开一个大弧形，向前迅速的爬过去，过了十来分钟，老马带着三排也爬了出去，接着程得庆在手掌里吐了一口唾沫，机枪便得得的响起来，直扫在枪眼上，把那些红砖都打的一片片飞开来，我紧张地望着那些一起一伏的人影，向围墙逼近过去。

突然，对方的枪声也响起来。显然，敌人发现了我们，子弹打得极低，沿着地面呼呼的直飞过来。程得庆双手抓住重机枪达达回击，眼里像要喷出火来，那些黄色的人影已接近围墙了。接着起了一阵爆声，敌人的一架机枪啞哑了。

“炸的好！”通讯员在旁边抓住了望远镜高兴的大叫起来，“炸他娘的精光！连长炸的，连长爬在前头。”通讯员报告说。

就在这时，几声可怕的爆炸声又传过来。在墙外逼近的人影中升起了几股灰沙。

“连长！”通讯员突然惊吓的叫起来，抛掉了他的望远镜，捞起他的马枪，就疯狂的冲了出去。一阵寒冷通过了我的全身，跳起来跟了上去。这时前面的弟兄都站起来，大喊着冲了上去，第二排已爬到墙上，冲锋枪嘶叫起来。

“连长，连长，”通讯员一面狂奔，一面叫着。我盲目的跟在他后面，忘记了旁边嗖嗖的枪弹，我们几乎和三排一同冲到墙边。大部分弟兄已翻墙过去。激烈的战斗在里面进行着。我奔到前面离开沙袋二十米远地方，老关躺着，半个头颅已炸得血迹模糊了。通讯员蹲在他旁边，他脸上的表情是我永世不能忘的，我奔过去跪了下来，“老关！”我恐惧的急叫起来：

“老关！”

“完了！”通讯员的声音深得象山谷里的回声。

“老关炸死了！……”我茫然地望着他，又望望老关伏卧的身体，好像这一切都不是真的，但事实放在前面，老关是给敌人的手榴弹炸死了。通讯员在旁边伤心的哭了起来，这时墙内的战斗已停止了。通讯员把上装脱下来，包住了老关难以辨认的头颅，我们两个呆呆地跪在那里，马指导员从缺口里急急跑出来：

“连长怎么样？”他焦急的问道，接着他就看见包着的头颅，血迹已透过了那薄薄的军装，一瞬间我看见老马的脸色变得惨白，用力咬住他的嘴唇。

“回去，”他向通讯员说，眼里充满了泪水，“回去报告团部，说阵地打下来了，关连长……牺牲了！”通讯员敬了一个礼走了。

“来，咱们把连长抬进去！”老马说，我们两个默默地抬起他的尸体，走过那个缺口，把他放在后面的石阶上，这时围墙里的敌人都已肃清，弟兄正在一个个解除敌人的武装，老马就坐在石阶上处理了一切事情，许多的弟兄悲伤的围在我们周围，老马最后站起来说：

“同志们！连长光荣的牺牲了！他本来可以不死的，但为了保护楼上小孩，他给敌人炸死了！”老马停了一停来控制他的感情。“为别人。为下一代牺牲了自己，……”他继续说，“我们的连长献出了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品质！我们要永远记住他！学习他的榜样！大家敬礼！”我们都向老关的遗体敬了礼。

“马上前进！同志们！”老马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，“向前去消灭那些残酷的反动派！”弟兄们含着眼泪又往前去了。

老马和我走上楼去，推开了中间那个房间的门，满房子挤满了小孩子，惊惶的向我们呆呆地看了一分钟，最后坐在角落里的女教师，先叫起来：

“解放军！解放军来了！”

那些小孩子，一瞬间都拥过来，牵住我们的手，天真的叫着，笑着，跳着，老马无限亲热的俯身抱起了一个有着大眼睛的孩子，紧紧地偎住他那苹果似的面庞，两行眼泪流了下来。……

一九四九，十一，二十。

（《人民文学》1950年第一卷第三期）

我们夫妇之间

萧也牧

一 “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”！

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；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，她十五岁上就参加革命，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。

三年前我们结了婚。当时我们不在一起，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来里，只在逢年逢节的时候才能见面。所以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；只是有一次却使我很感动：因为我有胃病，一挨冻就要发作，可是棉衣又很单薄！那年，正快下雪的时候，她给我捎来了一件毛背心，还附着一封信，信上说：

……天快下雪了！你的胃病怎样了？真叫我着急得知不道怎么着好！我早有心给你打件毛背心，倒也不是羊毛贵，就是钱凑不够！我就在每天下午放工以后，上山割柴禾，可是天气太短了！一下工，天很快就黑了！所以一直割了半个多月，才割了不少柴禾，卖给厂里的马号里了，卖了二千块边币，秤了两斤羊毛，问老乡借了个纺车，纺成了毛线，打了这件毛背心！

因为我不大会打，打的又不时样又尽是疙瘩，请你原谅！希望你穿上这件毛背心、就不再发胃病，好好为人民服务……

我读着这封信，我仿佛看到了她那矮小的身影，在那黄昏时候，手拿镰刀，独自一个人，弯着腰，在那荒坡野地里，迎着澈骨的寒风，一把，一把，一把地割着稀疏的茅草……

她这样做，完全是为着我！为着我不挨冻，为着我“不再发胃病，好好的为人民服务……”突然，我流泪了！可是我感到了幸福！

两年以后的秋天，我们有了小孩，组织上就把我们调在一块工作。那时，我们住在一个叫“抬头湾”的山村里。

每当晚上，我在那黄昏的油灯下赶工作，她呢，哄着孩子睡了以后，默默地坐在我底身旁，吃力地、认真地、一笔一划地练习写大楷……

山村的夜是那样的静寂，远远地能听见“胭脂河”的流水，“哗哗”的流过村边。时间该是半夜了吧，我想她又是照顾孩子，又是工作……一定是很累了，就说：“你先睡吧！”她一听我的话，总是立刻睁大了有点朦胧了的睡眼：“不！”继续练习她的大楷……直到我也放下工作。

早上，孩子醒得很早，她就起来哄：“嗯嗯……听妈妈的话，别把爸爸扰醒了……”孩子才几个月大，当然不懂得，还是嚷！于是她就蹑手蹑脚地起来，抱着孩子，到隔壁老乡屋里的热炕头上哄着去了。

闲时，她教我纺线、织布；我给她批仿，在她写的大楷上划红圈，或是教她打珠算，讨论土地政策……

每天下午，孩子睡着了，我们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白菜；到沟里帮老乡打枣，或是盘腿坐在炕上，我搓“布卷”（棉花条儿）、拐线，她纺线，纺车“嗡嗡”的响，声音是那样静穆、和谐……

虽然我们的出身、经历……差别是那样的大；虽然我们工作的性质是那样的不同：我成天坐在屋子里画统计表，整理工作材料；她呢，成天和老百姓们打交道！……但在这些日子里